

特別寄稿

中華民國總統府資政  
陳立夫

## 新儒學之現代意義

一韓國慶北大學校 第9回  
國際學術會議（一九八一年十月三十  
日～三十一日）

### 一。 前 言

中韓兩國的關係，不論在歷史上或地理上都是最密切的，現在又同站在反共戰爭的第一線，國家命運和精神文化，息息相關。本人對於貴國所舉行的國際學術會議，都深為嚮往，而回國會議討論的主題是「新儒學的導入…展開及現代的意義」，更足重視。無奈現年八十有二，不宜于遠行參加會議，因此經函復韓總長不克參加，惟仍要提出一篇論文，藉答厚意。

儒家學說傳入貴國，當在新羅・百濟・高句麗三國的時期，而真正展開對於大韓民族生活習慣及政治社會發生了影響，則當在李朝時代。其時對於道德政治的追求，性理的闡明及講求利用厚生的實學，都有顯著的成就。道德政治是儒家政治的基本思想，李朝五百年間，特別強調孔・孟之學，以求振興文化，實現道德政治，使李朝走上治平的大道。同時性理的研究風氣甚盛，完全受朱子的影響，如李退溪・李栗谷・徐花潭等都有透徹的見解，足以補充程朱理氣學說之不足。而由於理學過盛，發生空談的流弊，於時有主張利用厚生的實用之學，如丁茶山・朴趾源等學者都提倡經世致用，尋求真理・幸福

以及經濟的發展，不過他門的改革運動，急欲達成西方的社會改革，但未獲得民衆的支持，致慘遭失敗。近十數年間，貴國曾舉行幾次有關韓國學及退溪學等國際會議，研討東方傳統思想與現代社會的協調問題，以促進國家社會的現代化。我會也提出論文，希望對傳統的精神文化不可輕易放棄。因此，今天要略述新儒學的現代意義，以供各位先生的參考，並請指教。

## 二. 民族自信心不可喪失

在十數年前，我會主編《孔子學說對世界之影響》一書初輯，貴國人文主義協會負責人崔載喜教授曾撰有「韓國歷史中的人文主義」一文，益經譯出編入第二輯中，依崔教授所述，人文主義實為韓國的建國精神，韓國建國者檀君的理想是以人為中心，以促進全人類的幸福為目的，此乃與孔子的大同思想相似，所以新羅及李朝的受妥中國儒家思想以充實建國精神的內容，是非常自然的事。所謂新儒學實已成為韓國學，且已深入韓民族的生活和思想中，李相殷教授會說：「一種哲學若對人類發生了既深且鉅的影響，即有了它自己的生命，則此種哲學必定含有永恒真實的因素，而永久生存。」因此，我認為新儒學在 貴國應有其現代的意義，必須切實檢討，尋求新的認識。

我會多年協助負責我門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推行，我認為復興文化實在是恢復民族自信心。因為中國在近代百餘年間，曾受世界上帝國主義的壓迫，成為殖民地，以致喪失民族自信心。四十餘年前，當北伐統一時期，我會接見許多共黨的自首青年，發現彼等之所以加入共黨，其主因是對本國歷史文化太不了解，以致失去民族自信心，而易被邪說所誘惑，其罪不在青年，而在當時的教育當局沒有振衰起敝的教育政策，而五四運動為之厲階。其時雖倡導效法西方的民主科學為其優點，而其造成唾棄本國文化，懷疑本國歷史的風

氣，以致民族自信心的喪失，實難辭其咎。我於是運用再教育的方法使其自新，吸收其中優秀份子加入我方黨政工作，成效頗著。我當年曾到處講演，以科學方法闡揚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的內涵和三民主義的要義，以證明我國歷史文化的優異，青年聽了，認為聞所未聞，樂聽不倦，我由此更相信民族自信心的恢復是反共鬪爭及文化建設的重要目標，數十年來，都依此目標努力以赴。直到現在，我的始終堅信三民主義必可統一中國，必可重整中華民國，決不會改變。實在因為三民主義是我門的立國的中心思想，先總統蔣公會說。「一個國家的建立，民族的復興，一定要有全國一致的共同思想。思想之于國家民族，正如靈魂之于軀體，是不可須臾離的。我門要有自由的學術思想，更要有一致的建國思想，如果建國的思想不能一致，那國家的政治社會，必不能健全的發展和進步。我門今日之建國思想，當然是全國一致所公認的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，因之，我門要研究這個中心思想的本源所在。」接著他指出。「三民主義思想的本源，就是孔・孟學說。」而且遺囑要復興民族文化。所以我門要實行三民主義，必須同時要弘揚孔孟學說的時代精神，這可以說是我門目前的文化建設政策，亦就是本文的要旨所在。美國現代歷史哲學家杜蘭博士（Dr. Will Durant）在其所著《我門的東方傳統（Our Oriental Heritage）》一書中說。「中國歷史，可以孔子學說影響來撰述。孔子著述，經過歷代流傳，成為學校課本，所有學童入學之後，即熟讀其書而領會之。此一古代聖哲之正道，幾乎滲透了全民族，使中國文化之強固，歷經外力入侵而巍然不墜，且使入侵者依其自身影響而作改造。即在今日，猶如往昔，欲療治任何民族因唯智教育以致道德墮落，個人及民族衰弱而產生之混亂，其有效之方，殆無過于使全國青年接受孔子學說之薰陶。」近來西方學者和杜蘭博士持相同見解者，不乏其人，我所主編《孔子學說對世界之影響》

一書所收的資料，實亦包括新儒學而言，而新儒學中的程朱陸王實都是發揚孔孟學說的正統思想。

以下再就新儒學在倫理・民主・科學各方面的現代意義加以說明。

### 三． 新儒學中倫理道德的現代意義

儒家思想重視倫理道德，新儒學則以天地生物之心為仁義禮智信為五行的性能，建立了儒家的倫理學。道德貴乎實踐，不尚空談，新儒學的程朱陸王諸派，都講求道德的理論與實踐融合為一體。朱子主張致知格物，主敬守靜，一心注重實踐，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，則貫通實踐哲學之道。

所謂倫理道德，是人與人間相處之道，人與人的關係，不外五大類。其上下的關係，在內為父母子女，在外為君臣，即今日之長官與部屬。其前後左右的關係，在內為夫婦及兄弟姊妹，在外為朋友。其餘的可照輩份・地位・年齡的不同，比照歸入五類之中。儒家稱此為五倫，這五倫關係，古今相同，未嘗稍變，所以倫理道德的現代意義，亦自然不變。所以中華民國的國父孫中山先生提出「忠・孝・仁・愛・信・義・和・平」八德為救國的道德。先總統蔣公又增加「禮・義・廉・恥」四維以配合八德。在四十年前，我主持中國教育行政，秉承蔣公的意旨，規定以「禮・義・廉・恥」四字作為各級學校的共通校訓，當時風行全國，對於加強對日抗戰精神，確實發生相當的效用，所以直到現在，我們所有學校校訓，還沒有變更。目前的倫理教育，是反共復國的精神武器，我們必定堅持此一民族精神，期能徹底消滅出賣國家民族的共黨。

新儒學對於 貴國的助益，玄相允博士在所著《韓國儒家思想史》中指出（一）君子之學的提倡，（二）崇尚倫理與道德，（三）崇尚清廉節義三項，這可知儒家的倫理道德對於 貴國是有深厚的影響。所以李相殷教授曾說..

「那 慨歎目前教育實況，如道德教導的缺乏和公共道德的衰落，企圖改革的人認為此種曾經深植韓國人特性中的傳統，必須復興。所以目前的問題乃是正確的了解君子之學的精神，以及如何實踐于現代韓國教育之中。」李教授曾主持 貴國的亞洲研究中心，對於現代思潮與東方思想的研究甚為精闢，所以引述他的意見，用以說明新儒學的現代意義。

#### 四. 新儒學中民主思想的現代意義

亞洲各國民主制度的建立，雖是近七十年間的事，但是儒家的民主思想是早已有之，所謂「民為邦本」・「民為貴」的民主觀念，隨著道統一脈相承，成為儒家思想的特質。民主的基本精神是自由與獨立，孔子首倡「有教無類」，就是要提高人民的教育程度，使各能獲得自由平等的地位。又主張「天下為公」・「選賢與能」，就是民主政治。孟子更大膽的說..「民為貴，社稷次之，君為輕。」唐宋時代實行科舉制度，使全國人士公開競爭，這就是運用考試制度，以達成「選賢與能」的目的。歷代治權大都掌握在相臣之手，讀書人只要精通經世之學與敦品勵行，自可出類拔萃，參與國家的政治，所以中國歷代政治雖治亂相承，却始終建立在儒家仁愛的基礎上。為政首要，在得民心，民心之向背，決定政權的存亡，孟子早已說明此意，新儒學更推崇孟子，至黃宗羲的《明夷待訪錄》，則民貴君輕的思想益彰，而且切實偉大，比之法儒盧梭（Rousseau）的《民約論》早一百年。

其實西方的民主思想是受儒家思想的啟發而產生的。自徒利瑪竇等傳教士來到中國，《四書》的拉丁文譯本在巴黎（Paris）出版，當時歐洲學者大受影響，認為中國文化是公正的・仁愛的，中國政治制度是高明的・完善的。再經福祿特爾（Voltaire）及重農派的推崇孔子，成為推倒中世紀以來封建

社會與貴族政治的動力，終於掀起美・法兩國的大革命，世局為之創革。一九四二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曾說..「中國哲學與其國民性的趨向民治，對於西洋政治哲學實有重大的影響。美國建國之初，若干賢哲倡導革命，尊定憲政其信仰與作風，直接挹取於歐洲，間接導源于中國。此種文化因緣，美國人士現多茫然無知。」又說..「中國文化實為啟發西洋民主政治之源泉，亦為創造西洋民主政治之一動力。」法國革命與美國革命本為同一潮流，法國革命文獻中的一七九五年法國憲法載有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欲人施之，先施于人。」這些事實可以說明新儒學中民主思想的現代意義了。

### 五。 新儒學中科學思想的現代意義

我近年主譯英人李約瑟（Joseph Needham）所著《中國之科學與文明（Science & Civilization in China）》一書，他對於新儒學家朱子的自然主義哲學有頗為詳細而有系統的探討，認為朱子的「理」與「氣」兩字基本觀念，已反映出現代科學的觀點。其討論人類社會組織的本質，否定永生及人格化的神，更使其思想中的「有機論」特性表達得很透徹。他另立一節專述「宋代理學與自然科學的黃金時代」，認為理學家的世界觀顯然與自然科學的世界觀極為一致，因此，他特別強調新儒學最發展的宋代確係中國科學最絢爛的時期，富蘊科學特質的理學，實與理論・實用科學的各項活動齊頭並進大放異彩。李約瑟氏的看法是對的，因為新儒學家的格物致知，注重於研究知識問題，尋求啟發真理與知識的新方法，他門從《易經》・《四書》的思想找到關於本體・心性等觀念的個別思想，以構成了新儒學。自胡瑗・孫復開端，即注重經義，倡明師道，成為新儒學的傳統精神。于是周敦頤以太極圖建立系統，張載以太虛之氣充實內容，二程講理氣，邵雍講《易經》教理

至朱子集其大成，遂成為新儒學的正統思想。依李約瑟氏所述，新儒學中科學思想確有其現代意義，並且明白指出朱子的自然有機體論對十七世紀歐洲學者的影響甚大，使現代自然科學由機械的宇宙論進步到有機哲學時，世界學術遂突然踏入達爾文（Darwin）菲理莎爾（Frazel）巴斯德（Pasteny）斯柏曼（Spemann）蒲郎克（Planck）和愛因斯坦（Einstein）的時代了。他特別指出這條思想路線，由懷德海（Whitehead）至恩格斯（Engels）黑格爾（Hegel），回溯到萊布尼茲（Leibniz），萊布尼茲的思想還是來自朱子，這可知新儒學中科學思想的影響至為深遠，是我門今日討論新儒學的現代意義所不可忽視的。

## 六. 結 論

由上所述，可知新儒學的現代意義，是值得研究的，決不可輕易放棄，以致動搖民族自信心。中華文化的「道統」是有悠久的歷史與完整的體系，是人類共生共有共進化的真理，顛撲不破，亘古常新。新儒學祇是中華文化道統的一環，它的中心思想與古代的孔孟學說和今日的三民主義，一脈相承，本質未變。而這一思想的基本精神，現在真正能保留者，已祇是 貴我兩國了。現在，世界局勢還非常混亂，還是是非未明，道德不振，未來變化無法預料，但是中華民國的國策決不會改變，這些年來，中華民族不論在台灣，在世界各地所表現的愛國熱誠，益為奮發，而且堅信三民主義必能統一中國，這就表示傳統思想的可貴了。儘管前途如何艱困，我們絕不會因而灰心喪志。前清英國駐華大使朱爾典在他返國時，路過福州，當時曾留英的著名文學家和海軍將領嚴復先生是他的好友，正在福州，登艦前往送別，談及國事，嚴氏因擔心中國已面臨滅亡關頭而傷心淚下。朱爾典即答覆說。「中國不會滅亡，因

爲中國有一大寶藏，只要能固守堅持，善加利用，中國不會滅亡。」他更進一步說..「我憂慮的倒是歐洲的前途。」嚴復驚奇的問..「什麼寶藏？」朱爾典答覆說..「《四書》・《五經》。」就千年來中華民族的民情習尚，盡人皆知都是《四書》・《五經》的智慧和教訓所鑄成的，這位深思客觀的外交家，在以實際和批判的眼光觀察中國歷史的演變時，竟得到這麼一個結論，他的眼光是多麼遠大而正確。《四書》・《五經》對於 貴國的影響力已如上述，所以這一段對話亦可提供這次會議的參考，所以特予述及，作為本文的結論。敬請 指教！